

80 P. or. 533/44

W

此回小小一篇文字見色慾有悲傷之時錢財無止足之處爲世人涕淚相告也。

瓶兒之病因官哥本因子虛乃官哥未死子虛不來是官哥卽子虛官哥旣死子虛頻來是子虛卽官哥而必寫官哥在子虛懷中者正子虛所以纏瓶兒之處而瓶兒纏孽之因也。或人必執官哥在子虛懷中疑爲子虛乎彼烏知着相受迷之故而自己先着相受迷也。

官作生涯見西門一片市井全不改悔也。又爲臨死

筭本之時。預開帳簿也。

此回文字閒手將題面兩事。輕七叙完。下文接以一酒令。總括金瓶梅三人。并玉樓并愛姐月娘。已爲後文一番結束。上映吳神仙以及卜龜等文字也。且更以二清江引爲月兒作襯。而第一個又爲金蓮敬濟一引起他去別處飛。又爲春梅地也。故此回是過節。文中却捕入閑鎖文字神妙之至。

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詞曰

倦睡慊_上生怕起。如痴如醉如慵。半垂半捲舊簾櫳。眼穿芳草綠。淚襯落花紅。追憶當年魂夢斷。爲雲爲雨爲風。淒_上樓上數歸鴻。悲鴻三兩陣。哀緒萬千重。辭亦淒惻動人

右調臨江仙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每日抖搜精神百般稱快、指着了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

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也嘴荅谷了。椿凳折了靠背兒沒的椅子。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楊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裏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裏只是弔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上煩惱憂戚漸上精神恍亂。夢魂顛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个十三歲的了頭來。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各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這氣把舊病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在医官來看計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越旺。

那消半月之間漸上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
 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
 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漸上李瓶兒夜間獨宿房
 中銀床枕冷紗窗月浸凄惻之極不覺思想孩兒歎歎長嘆恍
 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窓櫺响李瓶兒呼喚了鬟都睡熟了
 不若乃自下床來倒鞦韆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
 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
 住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前字○帳○分○明○一○絲○不○錯雙于就抱那孩兒被
 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
 一身冷汗嗚呼咽上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

月家迷

辰鐘
捧喝

有詩爲証

織上新月照銀屏

人在幽閨欲斷魂

益悔風流多不足

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

銀兩。西門慶這裏寫書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

金段禮物謝主事，就說此賞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

拾舖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

李其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

人。夏提刑也差人送禮花紅來，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

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裏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

身強甘願計與華縣計都在櫃上發賣一个看銀子二

个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

罷紙西門官從此處來各親友通菓盒把盞畢後邊所上

安放十五張桌席五菓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

樂喧天在坐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

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還

有李智黃四傳自新等衆夥計主官并街坊隣舍都坐滿

了席面三个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

初生太極爲錢字一描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边樂工吹

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應伯爵謝希大飛

第一奇書

六十回

起大鍾才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韓姨夫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欢喜晚夕收了鋪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傳夥計崔本賁四連陳敬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止留下三个小優兒在席前唱應伯爵吃的已醉上來走出前邊解手叫過李銘問道那个扎包髻兒清俊的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元來不知道因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他家吃酒請了他姐七愛月兒了伯爵道真个怪道

前日上紉送殯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
 你又恭喜又抬了小舅子了忙中有錯西門慶笑道怪狗

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鍾酒

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麼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

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一个出位妄言伯爵低頭想了想

兒呵上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

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个兒我听我纏罷了

一絲不放空當下三个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

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个小小

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

唱个罷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一个曲兒吃一鍾酒叫玳安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个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牆春筍彈珠淚與梅香赶他去別處飛

黃絹幼婦

鄭春唱了請酒伯爵終飲訖玳安又連忙斟上鄭春又唱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茶蘼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直話笑吟吟招將花片兒打

干狐之腋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了謝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得推

與我來我是你家有毛的蠻子。伯爵道：「傻孩子，我明日就
 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到明
 日只好做个韶武。」伯爵笑道：「傻孩子，我做了韶武，把堂上
 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拿磕瓜來打這賊花
 子。謝希大悄上向他頭上打了一个响瓜兒，說道：「你這花
 子溫老先生在這裡，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兒，
 他斯文人，不管這閒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
 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
 主發散在外，自不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
 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个令。
 化腐得入沈

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
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几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
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拿起骰盆
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順着數去、遇點要个花名、花名
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
是、一起、

一擲一點紅、上梅花對白梅花

春梅○直貫弄
一得叙之春梅

吳大舅擲了个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姨夫接擲、沈姨夫
說道、

三擲並頭蓮、上滴戲彩鶯

金蓮○直貫至不憤、吹
金蓮花得意殺也

沙姨夫也擲了个三飲過兩杯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
姨夫道

三擲三春李李下不整冠

瓶見珠
沉玉碎矣

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

四擲狀元紅七紫不以爲藝服

玉樓。玉兒
自是尊貴

溫秀才只遇了一杯酒吃過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
下一个字也不識不會頂真只說个急口令兒罷

一个急七脚七的老小左手擎着一个黃豆巴斗右手
擎着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一个黃白花狗咬
着那綿花叉口那急七脚七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

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黃白在俺，不知手間過那

狗，上開過那手

忽用此作一間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認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个手去闖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叫他，不拿个提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个令謝子，純你行罷。」謝希大道：「我也說一个比他更妙。」

牆上一片破瓦，牆下一疋驢馬，落下破瓦，打着驢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驢馬，不知是那驢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造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
刘大姐就是个騾馬我就是个破瓦俺两个破磨对瘦馱
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蛩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哄
狗也不要他自嚼入肚又一笑两个人鬪了回嘴每人斟了一鍾
該韓夥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
道順着來不要遜了于是韓道國道說

五擲臘梅花花裏遇神仙愛姐貞操俱見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要擲个六

六擲滿天星七辰冷落碧潭水

月娘直貫入雲裡手之夢又西門死期至矣

果然擲出个六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加

官進祿，王有慶事。

亦筆反照

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

面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

小優兒出門，看收了家伙，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

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

結轉生涯

就過那邊去了一宿。

晚景不題。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

只開了一千四百五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三百

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闖出來。再我完不敢遲了。伯

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叫陳敬濟來，把銀

子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

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

銀子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我心裏亂就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冷郎不好他自亂上的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王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叫常二哥門面開個小鋪兒月閒撰几錢銀子兒就勾他兩口兒盤攪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教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拏了這銀子去替他幹上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里還叫個大官和我去西門慶道沒的扯

淡你袖了去就是了

以上西門一段雖是結得鈔一回之案却亦作者有意言如西門等小人

尚知揮金助友況不願爲西門者乎真是調侃世人不少

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

還有些小事是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辰我送了些礼兒去他使小厮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話叫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叫他來回你話的西門慶道若是恁說叫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跟伯爵來到了常家常峙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掣出銀子來與常峙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叫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開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常峙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

10
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茶畢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
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
慶話剩的銀子叫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往
朴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常二收
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諸般皆下品

誰知恩德是良圖

一吐龍蛇皆不品

宋人貶宋大夫夫

銷喉思錄是夏圖

宋人貶宋大夫夫

不亦瑣不五景

不亦瑣不五景

不亦瑣不五景

不亦瑣不五景

不亦瑣不五景

夫下一回。瓶兒方死。此回宴重陽。乃不起之信也。然先陪寫一燒陰戶。且夾寫一金蓮之淫。是未寫瓶兒之死。机先已寫西門之死机也。何則。西門死時。自王六兒家來。以及潘六兒繼之。方死。今自王六兒家來。潘六兒繼之。已明。七前後對照。豈非死机已伏。故于伏西門死机之時。即夾寫春梅發動之机。蓋春梅別茂而西門已冷落于夕陽衰艸矣。何以見春梅發動之机。曰以申二姐見之。蓋春梅固龐二姐也。二姐者。二爲少陰。六爲老陰。明對六兒而名之也。然郁二姐

者鬱結其氣千蓮開之時也。今西門冷落已來。瓶罄
花殘。其久鬱之二姐已將伸其志矣。故用入申二姐
後文罵之正所以一吐從前之鬱。夫至春梅之氣盡
吐。將又別換一番韶華而去。日之春光能不盡付東
流乎。故西門亦隨之而死。蓮杏亦因之而散也。然插
此意于瓶兒未死之先。真是龍門再世。

欲寫瓶兒之病。不能暢其筆意。則用寫醫至再至三。
其講病源論藥方。一時匆匆景象。則瓶兒之病不言
而自見。若入俗手。一篇如何病重的。上剝上。到底寫
不出也。

寫筭命起數。固見忙迫光景。又爲冰鑑卜筮作照也。
瓶兒本是花瓶。止爲西門是生藥舖中人。遂成藥瓶。
而因之竹山。亦以藥投之。今又聚胡趙何任諸人之
藥入內。宜乎喪身黃土。不能與諸花作緣也。故以諸
醫人相亂成趣。

晉人昧焉如瞽

桑人內直平吏良黃土不搶與請并計給以

而因之曾山衣以葉對之今又更附於

縣泉本最許縣止爲西門縣止終

高義命賦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詞曰

蛩聲泣露驚秋。挑淚濕鴛鴦。錦獨卧玉肌涼。殘更與恨長。陰風翻翠幌。雨灑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右調菩薩蠻

忽然一日韓道國舖中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你商議道你我被他照顧掙了恁些錢也該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况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他能吃多少。

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看到明日南边去也知財主

和你我親厚

直照揚州胡秀酒後一詞

比別人不同韓道國我心裡〇〇〇

也是這等說明日初五日是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安排酒

可笑

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

坐上我晚久便往鋪子裡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

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上方便隔壁樂妓

家常走的一個女兒中二姐年紀小上的且會唱他會

替的請將他來唱上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韓道國

道你說的是一

四字乃忘八一生聲

一箇晚景題過到次日韓道國

走到鋪子裏央及溫秀才寫了个請帖兒親見西門慶

茗畢說道明日小人家裡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拿銀子叫後生胡秀買飯菜蔬一面叫厨子整理又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了髮何候下好茶好水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酒來正面獨七安放一張交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

六兒打扮出來與西門慶盪了四個頭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拿出茶來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七的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傍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承老爹照顧

明說矣

王經又蒙抬舉叫在宅內

答應感恩不淺前日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里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吊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七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叫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傍邊坐下因向韓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

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要內也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我恐怕不方便。」有何不便故不去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个女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教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裡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还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叫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听。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听。西門慶道：「既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擎菓菜案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出

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見他高髻雲鬟插着几枝稀
稀花翠淡上釵梳綠襖紅裙頭一對金蓮趂上桃腮粉臉
抽兩道細上春山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
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
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
令韓道國旁边安下个坐兒與他坐申二姐向前行畢礼
方纔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
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
付把箏拿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听罷那申
二姐一徑要施逞他能彈能唱于是輕搖羅袖款跨鯨綃

16
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弱了个四不應山坡羊唱
完了韓道國叫渾家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
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两个與老爹听那申二姐就
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髮上兩朶烏雲
紅馥上一點朱唇、臉賽天桃如嫩筍、若生在画閣蘭堂
端的也有个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
改嫁從良、勝强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
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怨席

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个真一看一个飽雖然是半霎懽娛叔且將悶解愁消

西門慶听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

明說出又

王六兒滿上的又斟上一

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些兒的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

見他还記的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開了拿轎子接了唱

與他娘每所管情比郁大姐唱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

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

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所見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

不一時收杯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

家歌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
 子賞他買絃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
 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這
 里叫小厮請他去說畢申二姐往隔壁去了一個韓道國
 與老婆說知也就往舖子裡睡去了又一個只落下老婆在
 席上此句有胡秀在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吃
 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個
 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灯燭移出來在前半間又一個和玳安
 琴童兒做一處飲酒又安頓那後生胡秀在厨下偷吃了

几碗酒

胡秀打出

發張厨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佛祖

先堂內地

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晝起來忽听

見婦人房裡声喚。又見板壁縫裡透過灯。曉來只道西門

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上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

中糊的紙。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曉騰騰點着灯。燭不

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正幹得好。伶○上○例○上○看○見○把○老○

婆兩隻腿。却用脚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

綾襖兒。下身赤露。

是胡秀眼中

就在床沿上。一來一往。一動一

靜。搨打的連声。响。曉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良

久只听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裡揀着那

塊只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的怕
 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與是的老婆道那忘
 八七個頭八個胆他敢噴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一路寫來確是
 王六兒作潘不得西門慶道你既一心在我身上等這遭打發
 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做个買手置貨罷
 必講生意是大章法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却叫他去省的閒着在
 家做甚麼他說倒在外边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你若
 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个我也
 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里就是了
 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

我兒你快休賭誓，兩個一動一靜都被胡秀听了，个不亦

樂乎？

自只所至此，是一氣文字。

韓道国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舖

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舖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没來。」韓道

国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裡得來？只見王

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边吃酒。胡秀听見他的語音，來

家連忙倒在席上，又推睡，可不一時，韓道国點灯尋到佛

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内打鼾睡。

鼻口一齊打呼，假睡如画。

用脚踢醒，罵

道：「賊野狗死囚，还不起來！」我只說先往舖子裡睡去，你原

來在這里，挺得好，竟兒还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

以土

描寫胡秀一節甚奇，竟無味。一知房愛想，臨用也何則。

探了探，賊野狗死囚，跟道国往舖子裡去了。西門慶弄老

婆直弄勾有一个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并
來道國勢必投苗青矣此等情節皆作者必苦苦心方
 毯蓋子上屋亭骨兒上其二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叫
寫此胡秀之一看破也

了頭打發盥水淨了手重篩煖酒再上佳餚情話攀盤桓
 吃了几鍾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个跟着到家
 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
 他吃的酣七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
 慶道韓道國家請我見我去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个
 女先生中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
 到明日重陽使小廝拿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每听就
 與你解七悶你緊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

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了頭，替我煎藥哩。你往別人屋裡睡去罷。」你看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里。又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里捨不得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瞞了他一眼，笑了笑，見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得我罷。說者自分未必死也，不知出口成讖矣。又道：「亦發等我好七兒，你再進來和我睡，也不遲。」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了，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原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裡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怵怵兒來。」

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李瓶兒
 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撲
 簌簌香腮邊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了那盞藥
 子虛因氣何如正是

心中無限傷心事

付與黃鸝叫几声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于潘金蓮房裡金
 蓮總叫春梅罩了灯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
 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倖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
 屋里來喜出望外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

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

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七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

又照顧他老婆了剛寡王六兒的是王六兒接寡瓶兒的是瓶兒再接筆寡金蓮又的是金蓮絕

不。一。點。差。錯真是史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里有這道理婦人道夥

計家有這個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

你還搗鬼哄俺每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

婦他沒在這裡你悄七把李瓶兒壽字簪子此處却將武藥時所贈王

六兒之簪補出文字直干黃猫黑尾偷與他却叫他戴了

來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个沒看見吃我問了一

句他把臉兒都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裡去賊

沒廉耻的貨。一个大摔爪長淫婦喬眉喬樣。擗的那水。長上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相人家那血。搥甚麼好老婆。一个大紫腔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欢他那些兒。噴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一早一晚叫他好往回傳話兒。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裡有此勾當。今日他舅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賺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斯鏡响罷了。西門慶脫了衣。裏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是睡下情景把褲子扯開。一絲不乱

僕見那話軟叮嚙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煮在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這里強盜和那淫婦，怎麼弄聳上到這咱晚，總來家甚不憤他，弄的恁個樣兒，甚不忍他，嘴頭兒還強哩，你賠這咱晚，怎樣兒。不誓我叫春梅，昏一甌子凉水，你只吃了，我就算你好胆子論起來，鹽也是這般鹹，是醋也是這般酸，是上妙。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抵子兒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見，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罷，賊沒羞的貨，一个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合遍巷，几句說的，西門

震靜七的只是笑，一路開口一串鈴，是金蓮的話作弄兒，不得作玉堂月娘春梅亦不得故妙。

上的床來叫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藥拈了
一粒放在口裡嚥下去、仰臥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
替你達品、七起來是造化、王六兒弄軟又要潘六兒弄硬
王六兒造化時潘六兒幾乎不
造化潘六兒造化時益知王六兒先造化過了待兩六重
陰双伐一硬不復軟之時兩六兒又各自尋造化正見西
門可以造化人而自無造化以活于世可嘆可畏那婦人一徑做喬張致、便道、好

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窑礮子裡鑽了來、叫我替你、啞可不
賸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胡說白道、的、那里
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里有此勾當、你指着肉身子、賭个誓
麼、乱了一回、叫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
旋向褲子裡掏出不个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

朱唇裏沒鳴。咂。半。晌。咂。弄。的。又與尋常品玉不同那話奢稜跳腦暴

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塵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攥

其股。蹲踞而擺之。肆行搗打。連声响。亮。燈光之下。窺玩其

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奏者久之。西門慶興

猶不愜。以上將婦人仰臥朝上。以下正那話上使了紅粉藥

兒。頂入去。執其双足。又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二三百

度。婦人禁受不的。瞑目顫聲。妙景不可令人見者沒日子叫達。上。口。沒

子三字。卽掀騰。二百。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

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

不敢。與葡萄婦人道我的達。上。罷麼。你將就我。有些見我。

再不敢了。續七一氣說不完下文接口叫慢慢提也連七
 慢七提看提散了我的頭髮。叫慢七正是慢慢兩個顛鴛
 倒鳳足狂了半夜方纔倦而寢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
 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前日請我一个唱的申
 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廝接他來留他兩日
 叫他唱與你每听又分付厨下收拾餚饌菓酒在花園大
 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與合家宅眷慶賞重陽不
 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衆人
 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也會不
 多諸般小曲兒倒記的有些些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

叫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養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來，拾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寡病只如此寡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叫申二姐彈唱曲兒，你听。」玉樓道：「你說與他，叫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

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內坐我就來
 王經道常二叔叫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
 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札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
 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
 裡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叫申二姐你唱个好曲
 兒與你六娘听寫出鍾愛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
 李大姐隨你心裡說个甚麼曲兒叫申二姐唱就是了辜
 負他爹的心厚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催逼的李瓶
 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个紫陌紅塵罷那申二姐道
 這個不打緊我有子是取過筆來頓開喉音細七唱了一

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甜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

兒又不敢違阻拿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

只如寫病

此寫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上的來又往屋裡去了不題

只如寫病

只如寫且說西門慶到子外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

峙節在松牆下正看菊花原來松牆兩邊擺放二十盆都

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

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鶯毛菊鶯史花

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峙節卽喚跟來人把

盆兒掇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

家哥厚情成了房子無可酬答叫他娘子製造了這盒螃

角并兩隻炆燒鴨兒。邀我來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今正病纔好了，病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了，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剔淨了的，裡邊釀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煤醬、油醋造過，香噴噴，乚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炆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掇進去，分付拿五十文錢賞拿盒人。因向常峙節謝了。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軒坐。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里尋的。西門慶道：「是官磚廠劉太監送的。這二十盆，就連盆都送與我。

了反重在盆是市井人愛花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窑双纏

鄧漿盆都是用絹羅打用脚蹴過泥纏燒造這个物兒與

蘇州鄧漿磚一个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只

盆是市井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几時搬過去伯

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見好日子買了些

雜貨兒門首把舖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舖

裡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每几時買些礼兒休要人多了

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裡整理菜兒拾了去休費煩

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位妓者咱每替他暖上房要一日

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

兒窄狹只怕褻賣了哥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里又賣你
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七卽令琴
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
門慶笑道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個
人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
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
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七的也是個肉佞賊小淫婦
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几時再去着也攜帶你走七你月娘
會打的好双陸你和他打兩貼双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
小淫婦兒休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才不要惡識

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告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分明要寫下文，作兒死，後几篇大文字，恐直已出落有。」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每人痕，故虛寫一事，以預爲觀，疊使看者擬看。下卽常二爇，隨意着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里整治，便當叫小房，不知一過，并兒死也。」

廝抬到他府上，我還叫兩個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到哥這里來，就是了。還有那几位，西門慶道：「再没人，只這三四个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里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敘禮坐下。小廝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

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
 後邊月娘房裡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听唱听
 見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
 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何袖中取出十兩
 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裡總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
 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
 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
 門慶因問舍廩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終
 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
 考選軍政在迤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七
 者爲此

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于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
邊同坐罷、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麼話、說西
門慶道、沒甚麼說、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
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來謝我、上節間
留他每坐、上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了、月娘連
忙叫厨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
端正、西門慶旋叫開庫房、拿出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
酒來、打開映碧甃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搵一瓶凉水、以去
其蓼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甌、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
葡萄酒、金蓮將謝矣、只覓自生子加官、一回直寫至清明

門未死以前、叫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
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
大碗、擺將上來、衆人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醇螃蟹、并兩
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滋
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
大舅道、我空痴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
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
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子、真好手段、
兒掌時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只叫列位哥笑話、
吃些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全春鴻、和書童兩個在

旁一遞一个歌唱南曲、應伯爵忽听大捲棚內彈箏歌唱
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李桂姐在這裡、不然如何這等音樂
之聲、西門慶道你再听、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
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謊、倒是个女先
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是申二姐
申者伸也、郁者鬱也、讐仇得志、白虹空吐、所謂鬱也、眼
見冰山形消、白日目前、此悶鬱一朝吐氣、能不謂之伸哉、年
小哩、好个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个這等好、哥怎的不捧
出來、俺每瞧上就唱个兒、俺每听、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
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才耳朶尖听的

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

似愁听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友叫出
 他來俺每見兒俺每不打緊叫他只當唱個與老舅所
 也罷了你要就古執了西門慶吃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
 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听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
 了頭起來旁边安放交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
 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
 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套伯爵道
 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
 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夫一夢一空已
全空矣况一夢

兩空。天下安往非夢，亦安往非空。然而不夢亦不空。又你不可不知金瓶點題，每在曲名小令，是又一大章法。唱與大舅听，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鮫綃，微開檀口，慢乚唱着衆人飲酒不題。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边似尿的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向前一頭撞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擗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擗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忙使綉春快對大娘說去。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姐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擗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乚的。進屋里端的怎麼來，就不

剛纔只怕吃多了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
 蓮都說他何曾大吃酒來一面前煎灯心姜湯灌他半晌甦
 醒過來纔說出話兒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
 道我不怎的真妙遍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兒前黑
 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繇不的身子就倒了
 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叫他請任醫官
 來看你是李瓶兒又嗔叫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
 吃酒亦是不知皆是寫瓶兒病甚一時諸人月娘分付迎
 倉皇之態爲下文請医筭命等一影也
 春打舖叫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

抬了家伙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查黃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說。寫得出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裡坐椅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將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上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了。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攔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

睡了一夜、次日早晨往衙門裡去、旋使翠童請任
 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所上陪吃了茶、
 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裡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
 醫官進房中診畢、脉走出外邊所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
 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七情傷肝、肺火太旺、以致木旺土
 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
 可以調理、若解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
 可有望、不然難爲矣、作商量近來常套也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
 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交、又
 是朋友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

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各歸脾湯

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醫生又

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沖血管、熱入血室、

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醫生又一個月娘見前

邊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

一件雲絹比甲兒、并花翠裝了個盒子、就打發他坐了轎

子去、閒細花子繇自從那日開張吃了酒去、偏照聽見李

瓶兒不好使了、花太嫂買了兩盒乳來看他、見他瘦的黃

厭、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爲子虛哭、聽是故哭、人亦

有可殺、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

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个医生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

歲小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对財東說房下月經妙絕老爹請他來

看七六娘管情就好哩西門慶听了就使琴童和王經兩

個叠騎着頭口琴童者瓶兒人也王經者道國所荐也故兩用之往門外請趙太

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和他商議道第六個房下

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

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着了憂

慮把病又發了昨日重陽我接了申二姐與他散悶頑耍

他又沒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暈起來一交跌倒把

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脉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到

越發血盛了、伯爵道、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

胡太醫說是氣沖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又將兩
醫一描

今日韓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

女、我使小廝請去了、把我焦愁的了、不的生生爲這孩子

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

轉、勸着他、又不依你、叫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

親家爹來了、寫得六親倉皇之甚
便是瓶兒寵眷益張西門慶一面讓進廝上、

同伯爵敘禮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家母有些不安、特

來候問、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着了憂感、身上

原有些子不調、又發起來了、蒙親家墨念、喬大戶道、也曾請

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衙
 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
 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又是一個醫生、大
 小方脉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又帶
醫生親家何不請他來看、七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
 等、趙龍崗來看過、再請他來看、七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
 見、不如先請了何老人來、再等趙龍崗來、叫他兩個細講
 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不效之理、上文幽
接來此處兩段一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拿
搃接去、章法不板拜帖兒、和喬通去、請那消半晌、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

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

反是老人先到錯落之甚

西門慶舉手

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癡長八十一歲

老兒壽何長并兒壽何短

是名何老人也

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脉息旋擲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休似銀條看七減褪丰標漸七消磨精彩隱

七耳虛聞磬响昏七眼暗覺螢飛六脉細沉一灵縹緲

喪門弔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何老人看了脉息出到所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
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
血如崩

方點
病源

不知當初起病之繇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

便是却如何治療正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
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医
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脉息你老人家和他講
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医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礼
畢然後與衆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在左伯爵在左
西門慶主位相陪吃了茶趙太医便問列位尊長貴姓喬

大戶道俺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老先想
就是趙龍崗先生了趙太医荅道龍崗是賤號在下以医
爲業家祖見爲太医院七判家父見充汝府良医祖傳三
輩習學医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听子藥性賦黃帝
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
十三方千金奇効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藥用
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机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
八裡定開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
石之脉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脣不能細陳何老人听
了道敢問看病當以何者爲先趙太医道古人云望聞問

平兼五星一般。總看得准。庶乎不差。若止講病人便令筆墨皆穢。止講匠人却
 又筆墨枯澁。看他用一搗鬼雞干。其間便令病家真是忙。亂匠人真是嘈雜。一時情景如畫。非借此罵岐黃流也。
 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西門慶卽令琴童
 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
 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穩。一回又攙扶起來。
 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医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老
 夫人拾起頭來看。上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
 趙太医叫西門慶老爹。你問声老夫人。我是誰。當茶之西
 門慶便叫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

眼便低声說道他敢是太医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還認

的人哩

認得卿乃認得鬼如何不妨事豈借卿以搗子虛乎

西門慶道趙先生你用

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

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脉息非傷寒只爲雜症不是產

後定然胎前

近世秘訣

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

一診趙先生又沉吟了半晌道如何面色這等黃多管是

脾虛泄瀉再不然定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

房下如此這般下边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

有甚急方妙藥我重上謝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

水不調

不打緊處小人有症

近世秘訣

西門慶一面陪他來到

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听我說
甘草甘遂與礪砂藜芦巴豆與荒花姜汁調着生半夏
明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見齊加蔥蜜和丸只一搥清
晨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听了便道這等藥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趙先生道
自古毒藥苦口利干病怎麼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胡
說因是韓贛計舉荐來不好囑他稱二錢銀子也不送就
打發他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

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脉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就難爲矣說畢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金兒討將藥來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

第二

吳月娘道你也省

可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是拿藥陶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筭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今年却不整二十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

神仙來却不依他神

仙去却

叫替他打筭上那祿馬數上如何只拍犯着甚麼

生辰替他穰保穰保西門慶听了旋差人拿帖兒往廟守
 備府裏問去那裡回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
 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
 數筭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未見黃真人先
有黃先生妙
 一效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西門慶隨即使陳敬濟
 拿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門上貼著
 抄筭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
 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筭寫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
 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筭子一打就說這個命
 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

運四歲巳未、十四歲戊午、二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
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
門五鬼、災殺作炒、夫計都者、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
而無頭、變異無常、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
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筭、口舌是非、
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爲不利、抄畢、敬濟拿來家、西門
慶正和應伯爵、濟秀才坐的、見抄了數來、拏到後邊、解說
與月娘听、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

眉間搭上三黃鎖、

腹內包藏一肚愁、

此回文字最是難寫題雖兩句。却是一串的事。故此回乃是一筆寫去。內却前上後上。穿針遞線。一絲不苟。真是龍門一手出來。不敢曰又一龍門也。

如寫瓶兒。寫西門。寫伯爵。寫潘道士。寫吳銀兒。王姑子。寫馮媽上。寫如意兒。寫花子。繇其一時。或聞筆插入。或忙筆正寫。或閑切。或不閑切。疎畧淺深。一時皆見。至于瓶兒遺囑。又是王姑子。如意迎春。綉春老馮月娘。西門嬌兒。玉樓金蓮。雪娥不漏一人。而淺深恩怨。皆出其諸人之親疎厚薄。淺深感觸。心事又一筆。

不苟層上描出文至此亦可云至矣看他偏有餘力。又接手寫其死後西門大哭一篇。且偏更于其本命灯絕後預先寫其一番哭泣。不特瓶兒西門哭直寫至西門與月娘哭。豈不大奇。至其一死獨寫西門一人大哭真聲淚俱出。又寫月娘之哭。又寫衆人之哭。又接寫西門之再哭。又接寫月娘之不哭。又接寫西門之前所哭。又寫哭了又哭。然後將鷄就叫了一句頓住。便使一時半夜人死宜鬧。以及各人言語心事并各人所做之事。一毫不差。歷上如真有其事。卽真事。令一人提筆記之。亦不能全者。乃又曲上折上拉上。

39
第一
奇書
六十二回
二
終止無不寫之我已爲至矣盡矣其才亦應少竭矣
乃偏又接寫請徐先生報花子由報諸親又寫黑書
又寫取布搭棚請画師且夾寫玳安哭又夾寫西門
再哭月娘惱玉樓疎金蓮暢快又接寫伯爵做夢啞
嘴跌脚再接寫西門哭伯爵勸一篇文字方完我亦
並不知作者是神工是鬼斧但見其三段中如于
葛馬却一步不乱讀此一回謂世間有一史公生在
漢世吾不信也

西門是痛月娘是假玉樓是淡金蓮是央故西門之
言月娘便惱西門之哭玉樓不見金蓮之言西門發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詩曰

玉釵重合兩無緣

魚在深潭窟在天

得意紫鴛休舞鏡

傳言青鳥罷御賤

金盆已覆難收水

玉軫長籠不續絃

若向薜蘿山下過

遙將紅淚灑窮泉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無効，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

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閑，關着梳頭洗臉，下炕來

坐淨桶，次後漸也飲食減少，形容消瘦。那消几時，又過几時把

個花朵般人兒、瘦弱得黃葉相似、也不起炕了、只在床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嫌穢惡、教了頭只燒着香、西門慶見他肫膊兒瘦得銀條相似、只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誤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在我房中做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黃又真又道、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裡、心中

只害自、恰以影、綽、有人、在、眼、前、一、般、夜、裡、要、便、夢、見

他等入拜本利手馬孩兒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
推我一交說他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
不好對你說西門慶听了說道人死如灯滅這几年知道
他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虛氣弱了那里有甚麼
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如今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來
貼在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畢走到前邊卽差玳安騎
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遇見應伯爵和謝希大
忙下頭口伯爵因問你往那里去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
在家裡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
家因說道謝子純所見嫂子不好謊了一跳敬來問安西

門慶道這兩日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的伯爵道哥你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討兩道符來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里有甚麼邪祟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因吳道士引出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着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他來看七嫂子房裡有甚麼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馬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

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
 事無所不用、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
 其奉承者、

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足一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

剛纔和兩個人來拿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

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

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

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去、李瓶兒道、

我的哥、你請他早早來、那厮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

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

厮拏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

說你不要叫他只怕悞了他家裡勾當

月娘與桂姐不然

西門慶

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

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裡叫馮媽兒又不在鎖了門

出去了對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友教他快來宅內六娘

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二爹

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俱不在話下

又第

二日次日只見

王姑子跨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

瓜茄來看

消經帳者插入王姑子一段一時情景如火又借王姑子消瓶兒財帳觀并兒與銀囑時便知

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攬扶起來坐的

怕死

王姑子

道了個歇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

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來看我。看見王姑子道：「我的奶兒，我但不知你不好。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兒到菴裡，我纔曉得。又說印經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趕了網兒，背地裡和印經的打了五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爲他氣的我不好了。」
利在則然
 把大娘的壽日都悞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經都悞了。」
因印經生受却悞了受生經一笑
 王姑子道：「我的菩

薩我雖不好、敢悞了他的經、在家整詞了一個月、昨日圓

滿了

妙絕白謊

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

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梗米和

些十香瓜、几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叫小玉

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李瓶兒看了說道、

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

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

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

屋裡吃了茶、煎些粥來、我看看你吃些、不一時、迎春安放

桌兒罷了、四樣茶來、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

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七乳餅兩盞硬
米粥一雙小牙快迎春拏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拏着既兒
喂了半日只咽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
兒不吃了教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爲命恁煎的
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得下去是
迎春便把吃茶的果兒掇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
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說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子我去時
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的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
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

知心者方能
又接續香火

爹請了太

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

着了驚說、不好、娘晝夜憂感、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
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哭泣、又着了那暗氣暗惱、
在心裡、就是鉄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發了、是人
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
緊、問還不說哩、借如意兒說出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
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
王爺你不知道、因使綉春外邊瞧上、看開着門、不曾、早爲
起花樣、以便下文守靈時俺娘都因爲着了、如意那边五娘一
口氣他、那边猫搗了哥兒、手生生的說出風來、爹來家、那
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纔把那猫來摔殺了、

65
他還不承認，只是不認我每氣八月裡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
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又補俺娘這星裡分明聽見有

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裡氣，只是出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

惱，纔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

心裡，反也在心裡。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

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補得傷心，亦是自尋

苦吃，若仍做花二。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娘些兒？可是說

娘誰人管伊也。人情可恨在此王姑子道：怎的

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

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邊潘姥上，來一遭遇着爹在

那邊歇，就過來這星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而衣

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

索性今如意揚言之又爲樞打安根李

瓶兒聽見便與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

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

厚

金蓮不及瓶兒在此

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你老人家這等好

心天也有眼望下看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

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

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

不得個伶俐

鬼又如何一步上走又如何是伶俐論廻幻海確有此想

我心裡還要

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

几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我這罪業王姑子道我替

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裡收拾收拾、花
 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
 且往後邊去走走、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
 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總是怕死故獨親王尼王姑子道、我的
 奶儿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
 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繇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
 大官兒去說、總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竟是李子看花瓶兒矣那
 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著去了、往事不堪回首
深悲孽鏡高懸也花子繇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

俺過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了不曾、
不拘婦女有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卽止大
姐他手裡曾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
了、昨日本縣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說了個方
見、棕炭與白雞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
的比常更多了、花子繇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
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
去了、奶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蟄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
媽上來到、插入老馮消瓶兒色字觀後囑老馮莫不然、向
前道子萬福如意兒道、馮媽上貴人怎的不來看上娘、昨

日參攔來安兒叫你去說你鎖着門往那里去來馮婆子
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裡修法早辰出去了是也直
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
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有這些和尚早時沒王師父
在這里那李瓶兒听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七子单
官只撒風此後風真撒矣如意兒道馮媽七叫着你還不來娘這
几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内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
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官情娘這病就好
了馮媽七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
窩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

坐馮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闕闕、俺每搗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兩三遍、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上、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走走、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裡、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來與他吃、忙中偏有閒筆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生子上起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竟過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傍薰藝、

去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裡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

辰吃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
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
慶道應二哥剛纔和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
日我教來保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
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
放正着休要疑影他請他來替你把這邪祟遣去再服他
些藥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上奴已是得了這
個拙病那裡好甚麼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几年也是做
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
化這般不得命拋閃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

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

咽、再哭不出聲來、

所爲孽也

那西門慶又悲慟不勝、哭道、我

的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房裡哭、忽見琴童兒

進來說、答應的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盡公座大發

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帖

兒回了、夏老爹自己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

我的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悞了公事、我知道几

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

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花大舅和我說、教我

早與你看下、副壽木、沖你申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

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坟傍只休把我燒
 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捨些漿水也方便些癩你
 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西門慶不听得罷听了如
 刀剗肝胆劍剗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七你說的是那里
 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一番西門慶死
離生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拏着一小盒兒鮮蘋蘩進來說
 道李大姐他大姪子那裡送蘋蘩兒來你吃因令迎春你
 洗淨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姪
 子掛心并大姪子亦不可漏其筆力爲何如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

甌兒盛貯、拈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
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裡就睡了、西門慶
與月娘都出外邊商議、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
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捉老鼠、又
亂不出好板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
我畧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抬一副熟
板兒罷、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
一會我說亦發、等請潘道士來看了、看板去罷、月娘道、你
看沒分曉、一個人形也脫了、閉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還
省名好有仁、壁打鼓、一壁擦旗、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捨

賁四來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拏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几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卽令陳敬濟。你後邊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敬濟忙進去。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四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同話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几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同。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牆磕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

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几兩銀子、他也還捨不得賣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兌三百二十兩、拾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陳敬濟道、他那里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我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幾個閒漢、用大紅毡條裹着、抬板進門、放在前所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看了滿心歡喜、此等次喜奇絕又旋

尋了伯爵到來看因說這楊也看得過了伯爵喝采不已
 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必有一主嫂子嫁哥一場
 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勾了此屏帶何如不意俱勞謬獎分付匠人你用
 心只要做的好我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
 一面在前所七手八腳連夜儼造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
 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回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
 陪西門慶在前所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西門慶
 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
 出門去了一路寫伯爵夾在中間倉皇忙亂逼真幫閒骨相俱出却說老馮與王姑
 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裡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

來看視、要在屋裡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裡齷
齷的、他每都在這裡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了、門慶
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裡、遂過那邊金蓮房裡去了、李瓶兒
教迎春把角門關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灯、打開箱子、取
出几件衣服、銀首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
他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友請几位師
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儿、你忒多慮了、天
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
我與你銀子、一句直照牆頭寄物、深上埋恨、此日方吐一
字、蓋前此寄放之物、月娘有矣、今後瓶兒之
物、瓶兒豈不自知、亦必爲月娘有乎、既必爲月娘有、則此

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知道于是把

銀子和紬子收了、

先囑王姑子、總是怕死、

又喚過馮媽七來向枕頭

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

與他說、這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

風冷、天下

我如今死了去、也沒甚麼、這一套衣服、并這件

首飾兒、

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

本兒你放心、那邊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

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攢你不成、

不知王六兒一處接手、也又挑兒以色事西門

者也、一旦身死、諸色皆空、故自亦不敢信西門之馮媽七

情不棄其囑老馮一語、真九迴腸、一声河滿子也

第一奇書 六十二回

十五

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著說道、老身沒造化

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

有些好、友、那裡歸著、

二段

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

了他一襲紫紬子襖兒、藍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

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

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撇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

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

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服

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

傷心語

那奶子跪在地下、磕著

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

呵着小姐婦還是小姐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小姐又病的這
 般不得命好友對大娘說小姐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
 在爹娘這裡答應了出去投奔那裡直吐深心說畢接了
 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傍邊只顧揩眼淚一段如意兒李
 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
 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
 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
 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大了頭迎春已是他爹
 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這小丫頭
 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

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
來了、你伏侍別人、還相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痴、好也罷、
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
死、也不出這個門、痴情確有如此李瓶兒道、你看傻了、頭我死了、
你在這屋裡伏侍誰、綉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
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
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
這綉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
飾、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一段迎春正是

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昨日就拍了板來、在前邊做哩、且沖七、你上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西門慶道、沒多只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裡却怎樣的、李瓶兒揩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里、細和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兒、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

又沒曾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裡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了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裡伏侍娘。小了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得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服也閉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一段月娘月娘說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凶得若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

第 一 奇 書
金蓮雪娥玉樓亦在二人之列真錯認玉樓然玉樓與瓶
兒莫逆亦非所爲玉樓深淺得直總是玉樓深心非淺人
繡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沒投奪咱家那
里古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
小厮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傍便道李大
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一段嬌兒却是嬌兒自言
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
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叫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
磕頭那月娘絲不得眼淚出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
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一段玉樓
金蓮雪娥玉樓亦在二人之列真錯認玉樓然玉樓與瓶
兒莫逆亦非所爲玉樓深淺得直總是玉樓深心非淺人

可落後待的李嬌兒王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
屋裡守着他李瓶兒惜上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好生
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筭了
又囑月娘寫得一時衆人恩怨月娘道姐上我知道看官
深淺都出月娘獨用兩番囑咐月娘道姐上我知道看官
所說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
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想着李瓶兒臨終這句話
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生塵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謁請了
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

是瓶兒房

仙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
 那邊床屋裡听觀細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
 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彩絲絛
 背插橫紋古銅劍兩隻脚穿双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
 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鬚威儀凜凜
 相貌堂々若非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潘道士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將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
 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影
 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面坐運双睛努力以慧

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掐指步罡念七有辭早知其意有知

也鬼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

符喝道直曰神將不來等甚喚了一口法水去忽塔下卷

起一陣狂風彷彿似有神將現于面前一般寫得人心如見却不是牛

鬼蛇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有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

我案下汝卽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崇

卽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良久只見潘道士瞑目變神端坐

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証明子虛化官哥公

案在此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

便說此位娘子惜乎爲宿世冤恩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

可擒之明說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冤家

債主須得本人雖陰官亦不能强天理當然因見西門慶禮貌

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

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打如何是

後天成西門慶問几時祭用何香紙祭物潘道士道就是

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灯壇灰以黃絹圍之

絹圍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穀棗湯祭物不用酒脯只用木

命灯二十七盞灯上浮以華蓋之儀華蓋餘無他物官人

可齋戒青衣壇內俯伏行礼貧道祭之鷄犬皆閑去不可

入來打攪西門慶听了忙分付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

去只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留應伯爵也不家去

了、

細

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

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

三台華蓋、

上

周列十二宮辰、

周

下首纔是本命燈、

下

共合

二十七盞、先宜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階下、左右

盡皆屏去、不許一人在左右、燈燭熒輝、一齊點將起來、那

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咒、有詞望天罡

取真炁、布步訣、躡瑤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

一聲雷、但見晴天月明星燦、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陣怪風

正是

雲出岫、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鷗鷺驚羣、尋樹杪、
姪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

大風所過三次、忽一陣冷氣來、

是獅子街房子內病中結成者是喬皇親花園內投

胎

者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灯、盡皆刮滅、潘道士明上在

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

子虛別來無恙

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

來、手裡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

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說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

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已是獲罪

于天無所禱也、

二句乃普淨座前定案

本命灯已滅、豈可復救乎、只

在旦夕之間而已。那西門慶听了，低首無語。

作孽人滿眼盡頭語

落淚哀告道：「萬望法師搭救，則箇潘道士道定救難逃，不

能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

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

復強之，因令左右取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餽錢。潘道

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

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

行。

吳神仙收布梵僧收布，道士今亦收布，所云布施即無不收乎？一笑。

囑付西門慶：「今晚官

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

得度即渡

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

發脫道士庶

西門慶歸到捲棚

內看着收拾灯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服淚
 出向伯爵落淚奇絕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教到此地位强求

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

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廝

拏灯笼送你去即令來安取了灯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

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

哀慟口裏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教我休往房裡去我怎

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又渡下文須厮守着和他說句話兒

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著睡所見西門慶進來翻

過身來便道我的哥一個我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

那道士點得灯、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灯上不妨事、李

瓶兒道我的哥上

兩個我的哥上

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厮領着兩

個人又來在我跟前、闖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

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拿我也、西

門慶听了、兩淚交流、放聲大哭道我的姐上、你把心來放

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几日、誰知你又拋閃

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割也沒這等割肚牽

腸、那李瓶兒雙手樓抱着西門慶脖子、嗚上咽上悲哭半

日、哭不出聲

瓶兒元

說道我的哥上

三個我的哥上

奴承望和你

白頭相守、誰知奴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几

句請見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一
 冲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
 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今後
 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
 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苦口說你西門慶听
 了如刃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一个我的姐七與上
文我的哥七對針
 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裡絕緣短
 倖四字下
得斟酌今世裡與你做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
 也一番
小哭李瓶兒又分付迎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
 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

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儿，兩個我的

姐儿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了？頭奶子也不打發

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子，

過五七，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儿，三個我的姐儿你不要管

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

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不然几乎忘却西門慶道：

「我不睡了，在這屋裡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

屋裡穢污薰的你慌，他每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

分付了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裡對月娘，悉把登

可、不齊之事，告訴一遍。剗然我判地房中，我觀他說話，兒

如灯取影

道眼眶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

麼、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

兒、額上三毫

如灯取影

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几年、大大小小、沒

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

的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

又一番小哭

月娘亦止不住落淚

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

寫至月娘與西門同哭豈不太奇

且說李瓶兒

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著裏、畧倒七兒、因問道、有多咱時

分了、奶子道、鷄還未叫、有四更天了

仍是四更

叫迎春替他鋪

墊了身底下草紙、擗他朝裡、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

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與綉春在
面前地坪上、搭着鋪、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
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每看家、
我去也。痴景杏杏冥亡忽然驚醒、見桌上灯尚未滅、忙向床上視
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
哀哉、斷氣身亡、可憐一箇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場春夢、正
是

閻王教你三更死、

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眾人、點灯來照、果然沒了氣、兒身底下流
血一窪、慌了手脚、忙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

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擡起被
 見面容不改体尚微溫、悠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
 胸兒、西門慶也不顧甚麼、身底下血漬細兩隻手捧着他
 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兒、有仁義好性
 兒的姐兒、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
 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麼、在房裡離地跳的
 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寫得出方是吳月娘亦搥淚哭涕、
 不止、下語深淺自見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
 小了頭養娘、都哭起來、哀聲動地、連着寫來妙絕月娘向衆人道、
 不知多咱死的、恰好衣服兒也不曾穿一件在、身上玉樓

道我摸他身上還溫兒的也絕去了不多回兒咱趁執

脚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見西門慶磕伏在

他身上搥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儿你

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了

三語直照入門時

月娘听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

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

臉搥着臉兒哭倘或口裡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

子誰過好日子來

月娘心事亦在其入門時故一觸卽動也

各人壽數到了誰

留前住他那個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

兩個拿鑰匙那边屋裡尋他几件衣服出來咱每眼看着

與他穿上。又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替他整理。整理西
 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
 了。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段遍地
 錦襖兒。柳黃遍地錦裙。并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
 雲紬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
 出來。罷當下迎春拿着灯。孟玉樓拿鑰匙。走到那邊屋裏。
 開了箱子。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一件襯身。
 紫綾小襖兒。早爲入夢作因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并
 白綾女襪兒。粧花膝褲。腿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裡。與月
 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灯下替他整理頭髮。用四根金簪兒。

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勤停當、李嬌兒因問尋及甚麼顏

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七他心愛穿那雙大紅遍

地金高底鞋兒、

此處心愛二字、冷盡人心

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出

來與他穿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到陰司裡、教他

跳火坑、

映月娘好佛

你把前日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双紫羅

遍地金高底鞋與他裝挪了去罷、李嬌兒听了、忙叫迎春

尋出來、衆人七手八脚都裝挪停當、西門慶率領衆小廝

在大廝上收捲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抬出、停

于正寢下、

非礼也

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

盞隨身、打來博愛、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燒

細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

出裝挪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

天書特書月娘可畏可恨令人

不願一見其面便有百二十分險百二十分狠自牆頭寄

物後不謂又有此一暢心之事千一鎖門也然爲後要鑰

匙伏線只留炕屋裡交付與了頭養娘馮媽兒見沒了主兒

哭的三仙鼻頭兩行眼淚王姑子且口裏喃兒吶兒替李

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楞嚴經并大悲中道神

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

文心何暇整之甚

西門慶在前

所手拍着胸膛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哭啞了口口

聲兒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兒

至此足完大哭

比及亂着

鷄就叫了

自上文黃昏點燈直寫至四更再寫至四更將終至此一筆寫鷄就叫子四字真有子鈞之力

上文一夜沒睡、諸人忙亂如畫、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子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可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候沒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灯來、揭開紙被、觀看手搯五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轍、此處補出五更二點轍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卽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徐先生向灯下問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

若屬就者
必打死於
庚可嘆

安來叫徐先生看七黑書上往那方去了妙絕俗規何處

世人往他方去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說道今

乃丙子日巳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官下臨齊地前生曾在

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爲女人屬羊可笑

然則十二生中皆必前世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

打死一個也寫盡愚人

生子天亡主生氣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

封府袁家爲女艱難不能度日盛衰之數後耽閣至二十

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終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

終報亦狠哉與子看畢黑書衆婦女听了皆各嘆息西門

第一奇書

本下回

二十八

慶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放
几時。西門慶哭道：「熱突上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
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內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內宜
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未時安葬。合
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
再沒那移了。徐先生寫了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
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裡備下。剛打發徐
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
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
中給假。又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灑紗漂白。三十

房先造圍幕細帳子細桌圍細并入殯衣衾纏帶細各居
 裡女人衫裙細那邊小厮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細一件
 白直裰細又兌了一百兩銀子教賣四往門外店裡買了
 三十桶魁光麻布細二百疋黃絲孝絹細一面又教搭彩
 匠在天井內搭五間大棚一路細寫來總是全無西門
 慶因思想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
 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裡有好畫師尋一個來傳神我就把
 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
 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

在那里住、快與我請來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

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慟、神思恍

亂、只是沒好氣、罵了頭、踢小廝、守着李瓶兒屍首、繇不的

放聲哭叫、大哭余文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寫珠

安奇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撲

兒、分孝與各房理了頭、并家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啞着喉

嚨、只顧哭、大哭余文問他茶也不吃只顧哭、好氣、月娘便道、你

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只顧扯長絆兒哭

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沒洗、亂了恁五更黃

湯、撇水還沒嘗着、就是鉄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

些甚麼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却怎樣兒的。
 玉樓道：原來他還沒梳頭洗臉哩。玉樓冷月娘道：洗了臉

倒好。我頭裡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進來。誰

再問他來。金蓮道：你還沒見頭裡。我倒好意說他已死了。

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麼兒。

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彘的淫婦。

管你甚麼事。寫西門我如今整日不教狗彘。却教誰彘哩。

今後再無爭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是暢

月娘道：熱突七死了。怎麼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在心裡。那

裡就這般顯出來。月娘人可畏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

氣就口撾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他可可見來三

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深心孟玉樓

道李大姐倒也罷了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的玉樓之正

說着只見陳敬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說爹教娘每剪

各房裡手帕剩下的與娘每做裙子大非月娘收了絹便

道姐夫你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晌午他茶

水還沒嚐着哩敬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

飯差些沒一脚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又補月娘道你

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呷過玳安來說道

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子你拿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這

娘這里使人拏飯上去消不的他几句言語管請爹就吃了吳月娘說道碎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裡蛔虫俺每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知道他兩個來纏吃飯玳安道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畧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已渡伯爵二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那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見可

無怨尤之難

二人哭畢扶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

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與溫秀才叙禮坐下

先是伯爵問道嫂子是甚麼時候歿了西門慶道正丑時

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

騰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下就做了一夢

爲一部夢字起頭

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宮酒

我急上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

玉簪兒與我瞧

瓶墜却以簪折點睛大妙是知後黃真人明言黃上傷心也

說一根折

了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

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

迷者自誤爲然

我醒了就知道此

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咽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
 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
 戴着白教我只顧跌脚描自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昨
 夜也做了恁個夢夢又一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
 家那里寄送了六根簪兒伯爵兩恨單指瓶蓮西門內有
 一根硃折了我說可惜了醒來正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
 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撒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
 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刻想起來你教我怎不
 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
 也非此教語亦不知報應之當先是一個孩兒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

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

又是透過下文

雖有錢過北斗成何

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

夫妻熱突上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偌大家事

轉一又居

着前程

轉二

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我若有好及怎

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

轉三

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

三亡哥你聰明伶俐人何消兄弟每說

轉四

就是嫂子他青

春年少你疼不過

轉五

越不過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几

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坟裡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

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

果是生花舌

當時被伯

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

與手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
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
道自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麼兒來、伯爵道哥
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飢損
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

斤言題醒夢中人

幾時開眼看

立言殿酒夢中人

我伯自下下齊首數要處日千哥要州圖張主五具
 有影不子頑鼓圖疏聯突下常言能盡西此本朴要贈具
 意自亦去下隔下一外匪吹今非掌意氣自亦下出真真
 二後盛確父攜從下台齊數哥親衣冠未出下出下出
 下下土茶來下下下與和安發也然生其下下下下下下

第六十三回

韓盡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詩曰

杳上美人違。

遙上有所思。

幽明千里隔。

風月兩邊時。

相對春那劇。

相望景偏遲。

當繇分別久。

夢來還自疑。

話說西門慶被應伯爵勸解了一回拭淚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禮畢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

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

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玳安自與月娘說你却用金蓮答妙你

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有個

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

娘問道那兒個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終來和溫師

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共爹八個人哩月娘道請

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月娘處上揖盜入室中濟在上頭玳安道姐

夫坐下了一語寫盡近日敬濟月娘分付你和小厮往廚房裡拿飯

去你另拿甌兒粥與他吃怕清早晨不吃飯玳安道再有

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買東西一土經又使他往張親家

爹那里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你拿去，是給相打了他紗帽，展翅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破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的也罷。又巴巴兒換去。已爲書童一路作地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甚麼。玳安于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入仙桌席衆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瓦軍衛來。這裡答應西門慶看了，分付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帖兒回你夏老爹多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

伙只見來保請了畫師韓先生來到西門慶與他行畢禮
說道煩先生揭去這畫。神子兒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
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只怕面容吹了韓先生道也不妨
就是揭白也傳得正。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外花大舅
來了。西門慶陪花子繇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教與衆
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
伶俐俐說話兒。剛睡下了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
先生傍邊小童拿着屏。裱袖中取出描筆顏色來。花子繇
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裡疼他。少不得
留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念兒一面分付後邊堂

客裏開棚起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眾人到跟前。這韓先生揭起千秋旛，打一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故久病，其顏色如生，姿容不改。黃懌懌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繇不的掩淚而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眾人圍着他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還生的面容飽滿，姿容秀麗。」幫閒技量，單在此等處。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分付，小人知道。」敢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裡燒香，親見一面，可是不？」補寫燒香總寫畫師作地耳。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牛身靈前供養。

我送先生一疋段子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分付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衆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分付玳安拿與你娘，每瞧上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叫娘每瞧上去。」六娘這影畫得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了。」又描起影來了。自是月娘口角潘金蓮接說：「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了。神好替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盡六個影纔好。自是金蓮口角孟玉樓和李嬌兒接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

看李大姐這影倒像好時模樣打扮的鮮上的只是嘴唇
畧匾了些月娘看了道這左邊額頭畧低了些他的眉角
還灣些虧這漢子揭白怎的盡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
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
進來說道娘每看了就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
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向韓先生道裡邊說來嘴唇畧
匾了些左額角稍低些眉還要畧放灣些兒韓先生道這
個不打緊隨卽取描筆改過了呈與喬大戶瞧喬大戶道
親家母這幅尊像真畫得好只少了口氣兒畫美人者云只少口氣是
要沽起來此云少口氣兒是已死轉去西門慶滿心欢喜一面遞了三鍾酒

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又教取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出、牛身來就要挂、大影不悞出殯、就
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冠袍齊整、綾襪牙軸、韓先生道、不
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插屏拜辭出門、
喬大戶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
日小殯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作作行人來、就小殯、太殯還
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去了、不一時、作作行人
來伺候、紙劄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
着陳敬濟做孝子、○活○晦○氣○
此書無所不用其
假故孝子亦假與他抵了目、西門慶
旋尋出一顆明珠、安放在他口裡、登時小殯停當、照前停

放端正合家大小哭了一場為上文無敘哭一來興又早

冥衣舖裡做了四座堆金瀝粉捧盆巾盟櫛毛女兒一邊

兩座擺下靈前的藝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

擺在桌上耀日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

銀爵盞西門家豈無銀爵此處又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

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

一人管帳賁四與來興兒管買辦二人兼管外廚房二人

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夥計輪番陪待吊客四執崔

本專管付孝帳孝帳一事來保管外庫房外庫房一事王經管

酒房酒一人一事道國王經二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

役獨佳有六兒人情在內

候

灵前二
人一事

平安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

亦

靈前雜事五

又叫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

人一行事

門簿

門簿五
人一事

值念經日期打傘挑旛幢

亦筭門前
兼管雜事

都派委

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

細

只見皇庄上

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

一百條麻繩

是熱鬧非
冷落事

西門慶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期

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分付搭採匠把棚起脊搭大些留

兩個門走

喪

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

罩

大門首紮七間榜棚

榜

棚請報恩寺十一衆僧人先念倒

頭經每日兩個茶酒伺候茶水

王經所管者酒房耳此方
是茶酒正司點得錯落之

在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
 寫孝帖兒要刊去令寫荆婦奄逝溫秀才悄上拿與應伯
 爵看伯爵道這個礼上說不通見在如今吳家嫂子在正
 室如何使得這一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
 不自在伯爵一爭等我慢上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
 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已死一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
 去就在李瓶兒靈傍裝一張涼床拿圍屏圍着獨自宿歇
 止春鴻書童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天明
 穿戴了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經帶隨身豈侍
 服

第二日清晨

然則西門梳洗尚是頭一
日夜間也有心事人如圖

夏提刑就來探

喪弟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

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生答應是武官行徑查有不到的排軍

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去了與西門死何干戶一西

門慶令溫秀才寫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誦經早來吃

齋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掛佛像不必細說那日吳銀

兒打听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

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

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

女兒他不好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

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

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倒還出牽着你留下件東西
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
銀姐看小玉走到裡面取出包袱打開是一套段子衣服

兩根金頭簪兒一枝金花

銀瓶終始煞強如月桂

把吳銀兒哭的淚

如兩點相似

方哭妙甚

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

兩日兒

娘死而女不知方是乾女

說畢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茶與

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三日

又是三日

和尚打起磬子道場

誦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

奇

陳敬濟穿重

孝經巾奇佛前拜礼街坊隣舍親朋長官都來吊問上紙

祭奠者不論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已畢

抬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
裝在棺內四角、又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花子孫說、姐夫
倒不消安他在裡面、金銀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計、
西門慶不肯定、要安放、不一時、放下了七星板、閣上紫蓋、
件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
門慶亦哭的呆了。三番大哭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年小的姐兒、
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至此方云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
去了、闔家數計、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前一片皆白、
溫秀才贊禮、北邊杜中書來題銘旌、杜中書名子春、號雲
野、原侍真宗寧和殿、今坐闕在家、西門慶備金帛請來在

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親週三杯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

氏樞十一字

一路寫其非礼可笑

伯爵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

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曾生過子於礼也無碍講了半日

去了恭字改了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

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

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

饌拜辭而去

題主自作一段總寫目無月娘布井非礼可笑

那日喬大戶吳大舅

花大舅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來燒紙

男客喬

大戶娘子并吳大娘子二娘子花大娘子坐轎子來吊喪

祭祀哭泣客女月娘等皆孝髻頭鬚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

禮舉哀可讓後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姪子與花大舅便是

重孝直身更奇更可笑方可餘者都是輕孝那日李桂姐

打听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裡說道你

几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兒原來只顧你又照認女

時桂兒認活的不顧人銀兒認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

死的亦不顧人俱是熱中情事吳銀兒道我也不知娘

沒了早知也來看了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

過了看上到首七又是又是報恩寺十六衆上僧朗僧官

爲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聚

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吊孝就攬二七

經生
與頭

西門慶留在捲棚內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

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圓冠雙鳳珠子挑

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上臉兒儼然如生西門慶見了滿

心歡喜

此喜何故

懸掛材頭衆人無不誇獎只少口氣兒一面

裏捲棚內吃齋囑付大影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

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來上

祭猪羊祭品金銀山段帛綵繪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抬

是開熱不是冷地弔高擡鑼鼓細樂吹打纓上喧闐而至

看的可笑

西門慶與陳敬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喬大戶邀了

尚舉人朱堂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

六字妙絕蓋云花費

千戶斷絕親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
也衆親祭七
跪听陰陽生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
眷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
良治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闔之秀
蘭蕙之芳夙配君子効聘鸞鳳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
期諧琴瑟於有永享弥壽於無疆胡爲一病夢斷黃梁
善人之歿孰不哀傷弱女襁褓沐愛姻壻不期中道天
不從願鴛伴失行恨隔幽冥莫親行藏悠七情誼寓此

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尚饗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內桌席官待然後喬大戶娘子
崔親家母朱堂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客女眷
祭奠地弔鑼鼓靈前弔鬼判隊舞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
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

喬家堂客祭上二

西門慶

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前邊打的雲板响答應的慌上
張上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

寫一班無

耻如

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

画

巾素服出迎左右先俸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進
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擡帶到了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

高上的、上了香、展拜兩祀、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

勞動連忙下來回禮胡府尹道令夫人几時沒了學生昨

日經知吊遲吊遲西門慶道側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

枉吊溫秀才在傍作揖畢請到所上待茶一杯胡府尹起

身溫秀才送出大門上轎而去。吊胡家上祭人吃至後晚方

又我一句

四日第

散又我第二日乃第院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進

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抬了八盤餅饊三牲湯飯來祭

月兒祭

奠月兒祭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裙與他月娘吳銀兒與

奠月兒祭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裙與他月娘吳銀兒與

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銀兒桂姐祭祭四祭五祭告西門慶說西門慶

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銀兒桂姐祭祭四祭五祭告西門慶說西門慶

道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就是了

地月娘邀到後邊房裡擺茶官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
伴宿是熱非冷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

鄭春都在這裡答應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為

首的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

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謝希大祝實念

孫寡嘴白賚光常時節傳自新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

吳臣兩但外甥賁二十還有街坊六七位人慶亡人總為西

作照內會中六人除吳典恩雲里守做官去花子虛已死連西門慶十位則

此日亦算會中人全到然則九人皆在獨子虛一人死身不虛死而瓶兒亦死

錢將會中人一齊提出見十兄弟相聚散如此子娶瓶兒時總提樣深

意都是開藥兒點起十數枝大燭來堂客便在靈前圍

着

圍屏垂簾放桌席往外觀戲當時衆人祭奠畢

會集上

西門慶于陳敬濟回礼畢安席上坐不遠戲子打動羅鼓搬演的

的是章皇玉簫女兩世姻緣

收住說免接下玉簫

玉環記不一時吊場生

扮章皇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廚役

上湯飯割鵝應伯爵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裡姐兒三

個在這裡何不請出于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通盃酒免

他倒是會看戲文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

入說去請他姐三個出來把喬大戶道這個却不當他

來吊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

是禮部不是禮不是正徑

但

爵道老親家你不知相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鬧着他快與

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
 俺每人遞杯酒兒。俟口偏有理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
 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
 坐下。特寫伯爵爲子虛一哭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
 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默兩句。」出了我氣、
 我總去落後、又使玳安請了一遍。三個總慢條條出來、都
 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藍段裙子。與瓶兒赴會穿子向虛孝一樣妙絕
 席上不端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
 每在這裡、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出來？」那三個也不
 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設一席坐着、下邊鼓樂响動、関目

上來生扮韋臯、淨扮包知本、向到拘欄裡、玉簫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本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閒不便出來、說不得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出來、又插入院本、真是出沒不定之筆、如走盤珠也、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寒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怎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看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盃酒、那伯爵絕不言語了、那戲子又做了一回、並下所內、左邊吊簾子、看戲的是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氏、是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

客位并本家月娘姊妹右邊弔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
 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盤
 菓仁泡茶從簾下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
 道那邊大姑子娘每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
 聽見下邊扮戲的旦兒名字也叫玉簫明便把玉簫拉着
 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鴿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
 出去使力往外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映春梅手裡拿着茶
 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
 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曾打碎盞兒寫玉簫却爲春梅
 而金梅出色盞玉簫受約西門慶听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裡面喧嚷春
 將散矣

梅坐在椅上道、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見了漢子、這等浪

極力寫春梅却又寫玉簫一筆作兩筆用矣

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

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教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

往屋裡瞧去、都在這里、屋裡有誰、小玉道、大姐剛纔後

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屋裏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

在這里看、就恁惹是招非的

不快春梅之語早為申二姐作引

春梅見

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只像

有風病的、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也不顧人看見

那月娘教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邊喬大戶與倪秀

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

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声兒俺每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却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不隔門是不該去妙韓姨夫典任

大人花大舅都在門外這咱晚三更天氣門也还未開慌的甚麼未開門又是不該去又妙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関目还未了哩

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

此四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舅牽罰于是衆人又復

坐下了兩番寫筆方奇橫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吊関目上

來分付揀着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請問西門慶寄真容那一摺可要唱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

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面。

因此上寄丹青一句。

借玉環記掩映如七穿八透又收轉傳真

忽想起李瓶兒

病時模樣不寬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

住取汗巾兒搽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一典

月娘瞧說道。

真典瓶兒進門開花筵時金蓮挑月娘唱世世夫妻一照章法何等整嚴奇橫

大娘

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

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

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

安思馬總吊淚來金蓮道我不信。

映語

打談的弔眼淚替古

人就憂這些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謔笑他好戲

子總
暢語月

姐悄上兒咱每听罷玉樓因向大妗子

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

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款留

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伙留下戲廂明日有刘公上薛

公上來祭奠還做一日藕斷絲連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

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个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

將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又是正是得多少

紅日映窗寒色淡

淡烟籠竹曙光微

王曰卿實寒色氣

對歐諸竹部次選

對歐諸竹部次選

一或

五县縣次少

不之在去下李益等四个亦散寒不眠西門變良天會日

來來真至對一日

絲與

來趙千答飄晉幹了

王曰卿實寒色氣對歐諸竹部次選

王曰卿實寒色氣對歐諸竹部次選

王曰卿實寒色氣對歐諸竹部次選

王曰卿實寒色氣對歐諸竹部次選

